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by CONAN DOYL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回忆录

[英] 柯南道尔 著
俞步凡 译



Sherlock Holme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013068839
SHERLOCK HOLMES & THE COMPLETE NOVEL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1561.45
915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回忆录

by CONAN DOYLE

[英] 柯南道尔 著

俞步凡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北航

C1676555

I561.45
9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录/[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俞步凡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4)
ISBN 978-7-5520-0105-1

I. ①回… II. ①柯… ②俞…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9593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四 回忆录

著 者:[英]柯南道尔

译 者:俞步凡

责任编辑:陈如江

封面设计:王小阳工作室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 张:13.25

插 页:2

字 数:232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105-1/I·062

定价:29.00 元



北航

C167655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银额宝马	1
硬纸盒之谜	43
黄面人	79
证券经纪人书记员	110
三桅帆船上的囚犯	140
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仪规	172
瑞门村乡绅案	203
驼背人	236
住院病人	265
希腊译员	294
海军协定	326
最后一案	385

银额宝马

“看来，华生，我得亲自跑一趟了。”一天早晨，福尔摩斯和我吃早饭的时候对我说。

“跑一趟！去哪里？”

“去达特穆尔，金斯皮兰。”

我听了并不感到奇怪。实际上，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他竟还没有卷入到这桩奇特的案子里去显一番身手，这桩案子在英国可是已经到处谈得沸沸扬扬。我的伙伴整日闷头在屋里走来走去，双眉紧皱，烟斗里浓烈的黑烟丝换了一斗又一斗，抽个不停。我向他问点什么，讲点什么，他一概充耳不闻。送报的每天把各种报纸早早送来，他只是粗略一看就扔在一旁。然而尽管他默不作声，我还是十分清楚，他在冥思苦想些什么。外界疑惑议论的问题，就是西撒克斯杯锦标赛的宝驹奇异失踪以及驯马师惨遭谋杀一案不得下文，这恰是他可以运用分析能力施展本领的大好机会。所以，他突然宣布打算亲自出马、登台亮相，也正符合我的想法、我的希望。

“我要是能和你一起下去，那就再高兴不过，只要对你没妨碍。”我说。

“我亲爱的华生，你能去，我真是不胜荣幸。我觉得，也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因为本案有好多问题，颇有特点，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想，现在时间正好可以到帕丁顿赶火车，路上我再把这事细细谈谈，讨论讨论。你最好把你那副高倍望远镜带上。”

就这样，个把小时以后，我们坐进了头等车厢的角落里，飞驰在开往埃克塞特的路上。福尔摩斯，一张轮廓分明、神态急切的脸盘配着一顶护耳旅行帽，正抓紧时间阅览帕丁顿站上刚买到的报纸。我们过了里丁好久，他才把看完的最后一份往座位下一塞，将烟盒递给我。

“开得真快，”他说，望着窗外，看了看表，“火车现在的速度，每小时五十三英里半。”

“我没注意看距离标桩^①。”我说。

“我也没看。沿线那些电报的电杆，每一档的距离是六十码，这么一算就很简单了。约翰·斯特雷克被人谋杀、宝驹告失踪，这案子想必你都知道了吧？”

“我是从《电讯报》、《新闻报道》上看到一点。”

① 距离标桩(quarter-mile post)，1/4英里间距的标识路桩。

“像本案这种案例，推理分析的艺术主要用来筛选案情细节，而并非再要寻找新证据。案情之悲惨是如此不同寻常，情况也相当完整，又牵涉到如此多人切身的利害关系，致使我们颇费苦心，无止境地推测、猜想、假设。困难在于，事实轮廓我们一定要清楚——绝对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何把事实从理论家和记者们添枝加叶的修饰中清理出来。然后，我们要立足于可靠的事实根据，看看可以得到什么结论，这个谜案的特点是什么，才是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星期二晚上我收到电报，都是邀请我一起合作，一封是宝驹的主人罗斯上校，一封是警探格雷戈里，他正负责此案的侦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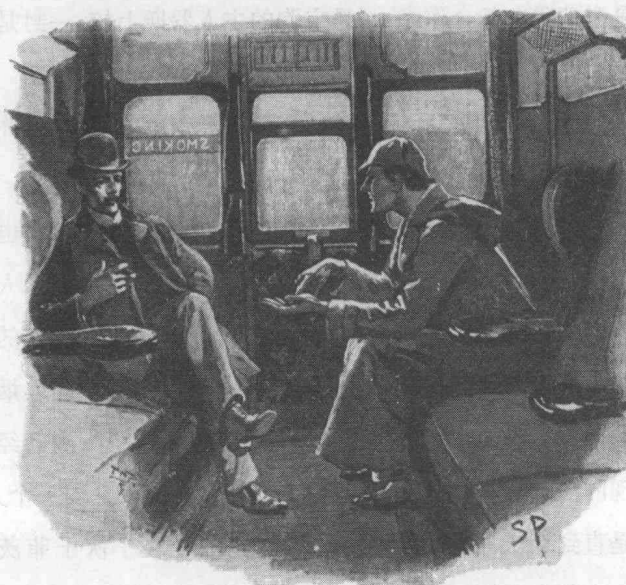
“星期二晚上！”我惊呼道，“今天已经是星期四早晨，昨天你为什么不动身？”

“这是我犯的大错，亲爱的华生——我原就担心，我也容易犯错，这本是常事。可是你一给我写了回忆，就形成了人家对我不实际的想法。其实，问题出在我不相信那么杰出的良马在英国得以藏匿长久，特别是在达特穆尔北部如此人烟稀少的地方。昨天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在等，希望听到已经发现的消息，盗马贼同杀害约翰·斯特雷克的该是同一个人。可是直到今天早晨，我才发现除了逮捕年轻小伙子菲茨罗伊·辛普森以外，毫无结果，这才感到该是我行动的时候了。从某方面说，我觉得昨天一天也不算浪费。”

“那你是得出结论了？”

“至少案子的主要事实都已为我所掌握，让我一桩一桩给你讲一讲。案子自己清不清楚，看给别人讲得清讲不清就可以了。要是一开始我就无法把情况向你交代，那就难以指望得到你的合作。”

我仰后靠着椅垫，抽着雪茄，福尔摩斯则俯身向前，瘦长的食指在他左掌上不住点点画画，把此次旅程的缘由向我作



我仰后靠着椅垫，抽着雪茄。

了概述。

“天门白这匹宝马，”他说，“是索莫密种，祖先就是驰名良马，始终保持优秀纪录。它已有五岁，赛马场上每次给它主人罗斯上校争得头奖，上校真幸运。在此不幸事件之前，这马一直是西撒克斯杯锦标赛的冠军。在它身上下的赌注虽然是三一比^①，它仍然始终是众赌客最看好的马，从来不叫下赌注的人落空，所以不管那么悬殊的赌注比，大量的金钱照样往它身上押。结果引起许多人出于利害攸关的考虑，千方百计要阻止，不让这匹天门白参加下星期二的比赛。

“这件事在金斯皮兰都知道，上校的驯马场马厩那边，对这匹马就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驯马师约翰·斯特雷克，原是罗斯上校麾下的赛马骑师，后来因为体重增加退了下来。他给上校当骑师有五年，当驯马师有七年，一直是个非常热诚忠厚的仆人。他手下还带着三个小马倌，马厩也不算大，一共才四匹马。一个马倌负责每天在厩里守夜，其他两个睡在饲料棚里。三个小伙子都是好品格。约翰·斯特雷克已婚，住一幢小别墅，离马厩大约两百码远。他没有孩子，雇一个女仆，日子过得满舒坦的。乡下地方很冷落，北边大约半英里地，有几幢别墅，是塔维斯托克镇的一个承包商建造的，供病

① 三一比：指赢时只取对方一份，输时则给对方三份。

人疗养，也供有些人愿意来呼吸达特穆尔的新鲜空气。塔维斯托克镇在西边两英里远，穿过荒野地，大约也是两英里远，是比较大的梅普尔顿驯马场，属于巴克沃特勋爵，管理人名叫塞拉斯·布朗。四面八方都是荒野，只有少数流浪的吉卜赛人居住。就是在这么个环境，星期一夜里发生案子。

“那天傍晚，驯马、饮马，一如往常，马厩在九点钟上锁。两个马倌到驯马师家厨房一起用晚餐，那第三人，内德·亨特留下守夜。九点刚过没几分钟，女仆伊迪丝·巴克斯特到马厩来给他送晚饭，有咖喱羊肉，饮料没带。因为马厩里有水龙头，按规定值班人只许喝水，不许喝别的。天黑看不见，还要穿过一片野地，女仆手里拎一盏提灯。

“伊迪丝·巴克斯特到马厩还有三十码的时候，黑暗中过来一个人，招呼她停一下。她拿提灯一照，黄色灯光之中看见一个穿戴很体面的人，一身花呢的灰套装，一顶布帽，脚上是绑腿套，手里一根圆头重手杖。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人的脸色特别苍白，而且神态紧张。年龄，她看总有三十出头，不像三十以下。

“‘请问这儿是哪里啊？’这个人问她，‘不看见你这盏灯，我想只好夜宿露天荒地了。’

“‘这儿就是金斯皮兰马厩啊。’女仆说。

“‘哦，是吗！真走运，还给撞对了！’他叫着，‘我知道有个



女仆手里拎一盏提灯。

马信每天晚上一个人睡在那儿。你这带的，给他送晚饭的啰。我看得出来，让你有机会赚几个钱买新衣服，你总不会嫌弃吧？’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白纸。‘这个今晚一定要给小马信，你就一定可以有有钱买最漂亮的衣裳。’

“女仆看他陌陌生生，这么突如其来，吓坏了，快跑几步不理他，来到了送饭的窗口；她一直是从窗子把饭递进去的。窗子已经打开，亨特正坐在里面一张小桌边。她刚开口告诉亨特遇到个什么人，那个陌生人也跑了上来。

“‘晚安，’陌生人说，在窗口望着，‘我有话要同你讲。’姑娘后来发誓说，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她看见攥在他手里的纸露出一个小纸角。

“‘你来这儿有什么事？’马信问他。

“‘有点事，让你腰包有钱鼓起来。’来说，‘你们有两匹马，参加西撒克斯杯锦标赛——一匹宝驹天门白，一匹贝阿德。你透点儿风给我，你也吃不了亏。有没有听说同重量五弗隆^①距离赛马，贝阿德可以甩掉天门白一百码，你们自己都把注押在贝阿德身上，有没有这回事？’

“‘噢，原来你是赛马探子，混蛋！’小马信叫起来，‘我叫你看看金斯皮兰怎么对付你们探子。’他跳起身来跑到马厩那头

① 弗隆(furlong)，长度单位，等于 1/8 英里，或 201.17 米。

去放狗。姑娘赶快往家跑，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看，看见那个陌生人身子倚着窗子。一会儿工夫，亨特带着狗冲出来，他已经跑掉了。亨特在屋子四周围找他，连个影儿也没有。”

“等一下，”我问，“小马倌带狗跑了出来，门没锁吧？”

“有见地，华生，有见地！”我的伙伴低声说，“这是个要点，引起我极大的重视，昨天我特地发电报到达特穆尔复核这个事实，问清楚了。马倌出来是把门锁上了的，还要附加提一提，那扇窗很小，人是钻不进去的。

“亨特一直等到另外几个人都过来，叫他们给驯马师去报信，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斯特雷克一听说，很激动，虽然他好像不是太了解其中真正的用意，他隐约感到不安。斯特雷克太太半夜一点醒来，看见他在穿衣服，问他干什么，他回答说担心几匹马，睡不着觉，想到厩里去看看是不是都好着呢。太太劝他别去，因为听到外面下雨，雨点滴滴答答打在窗上，可是他不听劝，自顾披上件大雨衣出了门。

“斯特雷克太太早晨七点醒来，见她丈夫没有回家，赶忙穿好衣服，叫来女仆，到马厩那边去。马厩门开着，一看里面，亨特在椅子上缩成一团，完全昏迷不省人事，宝驹的食槽里空了，也不见驯马师人影。

“另两个马倌，住在马料棚里，睡在马具室楼上，很快去叫醒。夜里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两个都是睡得很死。亨特

明显受到药物强烈麻醉，怎么弄也弄不醒他，只好由他睡。两个马倌、两个女人一同跑向外面去找失踪的人、失踪的马。他们心存侥幸，驯马师会不会是什么原因牵马去晨练了吧。可是，他们走上屋旁一个土墩，瞭望四周野地，非但没找到宝马，倒是看见了什么东西，心里紧张了，觉得大事不好。

“大约离马厩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约翰·斯特雷克一件大衣在荆棘丛里飘着。那里正是荒野上一个圆形凹陷的洼地，在底下发现了遇难驯马师的尸体。他的头颅被钝器严重击碎，腿股也受伤，有长条明显的刀口，是被利器划割。很清楚，斯特雷克曾经自卫，与凶手拼命搏斗，因为他右手里攥着一把小刀，血迹都凝到了刀柄上，左手里还抓着红黑两色的丝领巾，女仆认出来，正是昨晚到马厩来的那个陌生人戴的领巾。亨特一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也完全认定这条领巾是那个人的。他还肯定，也是这个陌生人，站在窗边的时候，往他咖喱羊肉里下了药，这样马厩就没人看管了。马的失踪，泥地上全是证据，洼地里激烈搏斗那会儿，马也在场。可是从这个早晨以后，再也不见马的踪影。尽管重奖悬赏，全达特穆尔的吉卜赛人也留意，可始终杳无音信。最后还有一点，经过化验，小马倌吃剩下的晚饭里含有大剂量的鸦片粉，那晚上在家里的人吃的是同样的饭，都一点没事。

“这就是案子的主要事实，我已经去掉了所有猜测，尽可



发现了遇难驯马师的尸体。

能按原貌叙述。现在把警方处理本案的情况简略讲一讲。

“警探格雷戈里，受命调查此案，是个很有能力的警官。他可能欠缺一点想象力天赋，否则早就晋升警场高位。他一到现场，立即排出最大嫌疑人，加以逮捕。抓他不难，他就住

在一幢别墅里，我刚才讲到的几幢别墅那地方。他的名字，好像叫菲茨罗伊·辛普森。这个人出身、教养都很好，他的钱财都在赛马场上耗费精光，现在在伦敦体育俱乐部里做个赌注登记，混口平常安稳饭。一检查他的赌注记录簿，发现他把高达五千英镑的赌注押在天门白宝马的败北上。一被逮捕，他立即主动承认，他到达特穆尔是企图探听有关金斯皮兰驯马场的消息，也探探第二宝驹德斯巴勒的消息，这匹马养在塞拉斯·布朗的梅普尔顿驯马场。上面所说的那天晚上的事，他的行为，他没有意图要否认，但是他申明绝无罪恶目的，只不过想获得第一手消息罢了。当面给他出示领巾，他马上脸色刷白，怎么会出现在被害人的手里，他完全讲不清楚。他的湿衣服，说明那天风雨夜他外出了。他的手杖，山槟榔木，有重铅头，完全可以做凶器，不断猛敲，足以致人于死地，把驯马师击毙。可是另一方面，在他身上，无一处伤痕，而斯特雷克手中小刀的情况，说明那个人攻击他，身上至少会有一点遭到反击的痕迹。难题来了吧，敲不开的硬壳果。华生，若是你能给我一些启发，我对你感激不尽。”

我怀着最大的兴趣听了福尔摩斯的讲述。他特别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把案情摊在了我的面前。虽说大部分事实我原已知晓，但是不太认识其中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更不清楚彼此间的关系。

“会不会有可能，”我犹豫地说，“斯特雷克腿部的刀割伤，会不会是脑部受创在痉挛性挣扎中引起的自伤？”

“大有可能，十之八九的可能，”福尔摩斯说，“这样一来，对被告有利的主要几点，有一点排除掉了。”

“还有，”我说，“到现在我还摸不清警方是怎么个看法。”

“恐怕我们的推论同他们大相径庭，”我的朋友回答说，“据我所知，警方想象，菲茨罗伊·辛普森把看守马厩的人麻醉以后，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马厩大门，把宝驹天门白牵出来。他的目的当然是来偷马，但是马辔头没有了，他就只好解下领巾来权充替代套在马嘴上。然后，门大开着，牵马到外面，不料半路遇到驯马师，也可能是驯马师把他追上，便势必冲突、搏斗。辛普森拿起重手杖把斯特雷克脑袋打碎。斯特雷克虽用小刀自卫，辛普森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宝马要么给辛普森藏到了什么秘密地方，要么是打架的时候跑掉了，这会儿可能正逃亡在野地。这就是警方对案情的分析。如果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那别的说法更加不可信了。我只要一到现场，很快就会查出结果；照现在这点情况，我无法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们到达塔维斯托克小镇，天快傍晚。小镇位于达特穆尔一圈荒地的中央，像是凸起在盾牌上的雕饰。有两位先生在车站上等我们——一位是高个子，很有风度，留狮子鬃发，络腮胡子，有一对深邃明亮的淡蓝眼睛；另一位是小个子，神情机警，